

# 物理學系學物理

徐小燕

東吳大學物理學系秘書



「體察物理觀人生」是種樂趣。然而要看清楚「物理」，就像霧裡看花一般，總是要在模模糊糊的景況下，跌跌撞撞地嘗試幾次錯誤，之後才能摸索到脈絡，理解其中的奧秘。人生的道理如此，天然的學科—物理，更是不容小覷。

我的物理老師是個好好先生，從不對女生發脾氣，就算在那個處處以分數為標準的年歲中，少一分打一下，我們班也從來不在老師的木板下看到紅腫的雙手。我一直都記得，只有物理課不必提心吊膽，擔心分數不及格。只在國中階段學了一年的物理，什麼定律都有趣，但要解題，做任何事情都有戰鬥力的我，此時則顫抖到底。每回遇到老師，總是逃得遠遠的，深怕他溫柔的眼神，真真只能說想挖個洞跳下去。於是，記性還不錯的我為了生存，索性就把物理當國文，反正先把公式背上，至少會應用，況且總有瞎貓碰到死耗子的運氣，好歹也有個分數，理不理解，沒有關係，反正總有一天會過去。基於這樣的心態，我可是從來沒放棄物理，不過，它卻永遠在我的控制之外。

所有的學科，最怕物理；如同在人生中，最怕「物理」，總是在勇往直前後，記得教訓，才知道原來人生的課題，就如同學科中的物理，有點難度，有點距離，不過都有公式可以套用，只是擅不擅長，能不能靈活運用，得不得體。然而，談何容易！

莫非定律，最害怕面對的，往往就在轉角相遇。

在我必須調整人生規劃的當下，因緣際會來到物理學系。唉！人生好難啊！不得不嘆氣！

「啊！你是中文系的！」「中文系跑到物理系？」所有好奇的眼神在我剛到物理學系的前幾年裡，必須不斷地記憶。「工作，與學系沒有關係，走到哪裡，都是學習。」這是一貫的隨遇而安，一貫的回答，我一貫的態度。總之，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份，如此而已。但更為重要的是，我不想在一成不變的工作中迷失自己，所以換一個單位，學習不同的事物，面對不同的人物，相信自己的努力，在物理中學習，自然也就能究根知理。

物理學系，說真的，看不出來有什麼文學的浪漫氣息；而人怪難溝通是我的亟須適應的難題，倒是「條理分明」、「實事求是」的系性，頗有我的脾氣。一件事情針鋒相對，但只在會議裡；偶爾不得不的鄉愿之後，又憤憤難平為卑躬屈膝

感到不妥，經常懷疑這就是物理系？經過春夏秋冬，四季穿梭，慢慢地也了解了。兩種物理，都要取得，這難道也是一種「守恒」原理？

其實人生的道理都藏在各式各樣的事物中，能想清楚，能看得透徹的，卻是經常糊塗過生活的人，腦袋清醒的容易偏執，而太精明，擅算計的，結果經常落空。捨得失心，傻一點，就看懂了，原來，物理是很簡單的。

不簡單的是，人心。

正因為人心不簡單，讓我在物理學系遇到了許多的挫折，讓我變得計較，變得煩躁，有時也變得歇斯底里，更多的時候，我非常不喜歡我自己。

老師要時效，學生要理解，經費要爭取，空間要努力。

檔案要整理，財產要清理，計畫要條理，評鑑要辦理。

我疲於奔波的心情和身體，誰人理？

向以健康寶寶稱許自己的我，竟然暈倒了，在物理系；第一年，我就想離去；但礙於轉調年資不足，只得緩下心情，說服自己慢慢來，總是有曙光的。幸好，天生個性裡住著四個字叫「樂觀積極」，摯友陪伴給了許多的鼓勵，我就開始規劃如何在物理學系待下去。

熱衷於教育，在小學教書的兩年時光裡，更讓我覺得教育，無論在哪個階段，都不能被放棄。至於行政工作，按部就班，依循制度，更因為我是個乖寶寶而相對地遵守規矩，我都知道有很多人背後批評、指責我。但「堅持原則」、「一視同仁」，便是我站穩腳步的要務。因為只要站得穩，挺得直，就不會因為誰，傷了情，壞了事。

我對自己說，我現在在物理系，那他就是我的了，所以，我要讓他更好，讓學弟妹們畢業後都能順利地找到他們的人生目標。於是在物理學系開了全校各學系未曾有過的「課程委員會」；為了給同學有更多的磨練，九十一學年度我建議辦理「書報討論優秀學生期末發表會」，謝學賢老師更附議不只「書報討論」連同「專題研究」一起，於是每學期的「期末發表會」持續至今。九十三學年度開始有碩士班「推薦甄試」，「自傳」成了同學們頭痛的標的，當時系學生會會長問我，可以教同學們寫自傳嗎？毫不猶豫地說「當然可以！」頭些年，甄試上的同學們來報喜訊，收過手中的禮物，我心裡有滿滿的幸福與成就感。十幾年過去了，「自傳寫作會」依舊存在著。

物理學系學生的選課，因為單班之故，課程安排顯的困難又複雜。剛開始，用解說的方式，一一回覆，發現不到一天，我的喉嚨竟痛到根本不想開口說話。於是改以海報呈現，助教告訴我不懂，這才發現，平日裡慣用的遣詞用句也許太困難了，之後，每一次海報都讓工讀生、助教唸過，清楚明白了，我才敢貼。

九十五學年度開始，乾脆製作「選課小手冊」，辦理「選課輔導」，直到目前為止，全校各學系應該還是只有物理學系的同學可以有「選課輔導」。曾經，有同學覺得我很無聊，竟重複著同樣的廢話；也有同事覺得我很乏味，盡做些不有趣的傻事。然而，只要有一兩個學生的回饋是正向的，我就告訴自己，這世上的工作，本多是吃力不討好。我盡所能，俯仰無愧，便對得起這份工作。

我確實傻，有時還挺一廂情願地。當然，物理學系不可能是我的，我的能力有限，縱算再盡力，沒有大家的合作，亦極難成事。然而很多時候，這個系，讓人看不到支撐的力量，我形單影隻，我奮力爭取，最終得到外人回應「聖賢書讀太多」、「輪不到你說話」的言語，便會滿心沮喪，恨死了自己。

做事不難；做人，真的好難。

是自然的「物理」，還是人為的「物理」？我真的搞不懂。真心，不想懂。

一個學中文的，帶著學生去廣州中山大學參加兩岸學生的物理交流活動。實驗競賽、專題報告，分組活動，雖然極不習慣一群陌生人，尚且還不怕應酬的場合，最擔憂的是競賽活動時教師要分組指導同學們實驗，比賽要評分，會後要講評，我就尷尬極了。天曉得，「震動與波」要用什麼器材？「PASCO 數據採集」要做什麼？「結合 vLight 仿真的光學實驗」要幹嘛？還有那個「Arduino」據說很炫，但我一竅不通。我從怯懦懦地告訴與我同組的北大教授說，我是學中文的，請多指教，望著他不解的眼神，到後來管它什麼實驗，我有我自己的指導模式和評分準則，偶爾跟同去的年輕老師鬼扯一下，帶著同學們去逛書街，一年一次，也走了六、七回。這其中還有可怕的閉幕典禮，意想不到的我，竟然代表台灣師生致詞，這種「椎心刺骨」的經歷，不在物理系，恐怕此生難遇。

經歷，也許是能對「物理」下的最好的註解了。

「戲乃戲乎，戲推物理。曲其曲也，曲盡人情。」所以要懂「物理」其實也不是件困難的事，「物理」是一門學問，也是一種藝術，還是一種生活的道理。

「物理」是基礎科學，它總要教會人們最基本的生活「物理」，理解原理，推導公式，不要執著，解答就出現了，原來，物理不那麼難，就是一種遊戲。

逆旅中學物理，用歡喜心看清這個世界的輪廓，人和人之間的關係，何嘗不是另一種值得遭遇的美麗。學科中學物理，就算是霧裡看花，抑或是毋理無理，還是勿理誤理，我學著看到「物理」的真相，也學著體驗「物理」。

詩一首，用以紀念學習「物理」的心情。

你的眼神

是碧水上輕輕地蕩漾漾的一輪漣漪

波動著日照

模糊了 我的臉

你的笑容  
是炎夏裡淡淡地清涼涼的一陣微風  
嘴角的稜線  
對照了 溫柔的歲月

你的歌聲  
是空谷裡潺潺地燦亮亮的一泓清溪  
拍打著石罅  
敲醒了 沈睡的咒語

詩一般的韶華  
        盛夏光年

遊蕩的 記憶  
角落 刻  
        正 上 演

第一年的物理，不僅模糊了我的臉，連我的心，都快要看不見了。  
第二年的物理，感覺到了夏天裡仍有一絲的微風吹過，也許撐一下，襖熱的心就過了。  
第三年的物理，從前的懵懂，臨溪，逝者如斯，也就想通了。  
第四年的物理，回憶。

時光匆匆，二十年忽焉將過，我在物理系，霧裡學，窺見物理，照見自己。